

\*美文阅读

# 新年随想

● 安宁

临近过年,总觉得忐忑。明明知道超市也就放一两天假,可还是怕他们会一年都关门似的,要赶紧将过年所需的东西,全部采办回来。还有给亲戚朋友的礼物,趁着快递停止接单之前,也要尽快寄出去。又为礼物轻重,不知是否妥当,总会在人情上纠结一番。山东人总是礼节为上,嫁到千里之外的塞外,也还是在年节到来的时候,拘泥于礼节,小心翼翼地,怕一不小心,就在这节骨眼上犯了错。越是临近过年,说话也格外谨慎,凡是消极的话,一律扼杀在口内,不准自己说一个“死”字,好像说了就真的会死了一样。平日写作,一直都在宣扬生死皆是世间日常,但一到年关,就不这样想了。电脑好像也跟周围人一样无心工作了,忽然就罢工,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只好出门去修。马路上的人似乎也少了许多,许多店铺早早地就关了门,人们都跑去忙年了,“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事,不将它忙好,忙得得体面,好像就过不了关,来年的日子就不能顺利。

电脑店里,一个顾客正在跟老板唠叨:过年时一定要去逛逛本地的博物馆,年年都说去,结果说了好几年,也没有去成;另一个顾客,则跟老板絮叨大学同学一年来的起伏。店铺门外,站着一对母女,提了一堆刚刚从超市买的年货。大约等车等得有些累了,她们将手里的东西放在路边,不停地朝路灯慢慢亮起的马路上张望。

等我出门时,马路牙子上,一个被风吹开的袋子里,一大瓶洗衣液孤独地站在那里。直到我上了车,也没有人来取它。我想,多半是那对母女落下的,她们大约正在车上,或已到家,正絮絮叨叨地互相埋怨……

回家后,阿妈正拿着手机,靠在窗前,一边吸烟一边不停地给别人发语音信息,还时不时地传出即兴唱歌的声音,我问:“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啊,天天不离微信,做饭聊,吃饭聊,扫地聊,睡觉还

聊,业务简直比我们上班族还要繁忙。”老太太听了哈哈大笑,说:“都是一群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闲着没事,不会打牌,不会跳舞,不会写字,也不会上网,除了微信聊聊天,唱唱歌,还能干啥?”

“那你们朋友圈里有没有老头聊天?”我好奇地问。

“只有一个糟老头子,八十多了。”阿妈又哈哈大笑。

为了帮我们照顾女儿,阿妈从草原来到城市已整整十年。她像任何一个在工作岗位上会厌倦的人一样,常常有想从这种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中出逃的欲望。就在前天,她还像孩子一样执拗地朝我发脾气:“不管机票有多贵,我今年都要带孙女回呼伦贝尔过年!”可是最终,她还是在昂贵的机票、遥远的距离和寒冷的天气面前败下阵来,说:“还是暑假再回去吧,那时天好,可以到处走走。”

于是,她很快又退回厨房,为一家老小洗菜做饭,跟在孩子屁股后面,一边喋喋不休地抱怨、训斥,一边马不停蹄地收拾着乱七八糟的玩具,再或者就是闲散地跟邻居老太太们漫无边际地闲聊,度过这日复一日、千篇一律的时光。

窗外,偶尔会有性急的人开始不断地放起炮竹来。小时候,每逢快过年时,父母都会叠一些纸元宝,元宝上还要贴半截手指肚长的红纸片,而后放在灶火前,洒上一盅白酒,再点燃它,让我跪在蒲团上磕三个响头。我总是磕一边,一边注视着蓝色的火焰在酒精中欢快地跳动。有时还会听见隔壁女人絮絮叨叨地说着明天除尘打扫之类的琐事。我一直看着那火慢慢熄灭了,一阵风来,将灰烬吹到炉灶边上,而后捡起蒲团,吸溜着鼻涕,跑进炉火轰隆隆燃烧着的堂屋里去。

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一晃,我已十年不曾回家过年。异乡,就这样不知不觉成了家。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下来,我在暗夜中,听见年的脚步,正咣咣咣地由远处赶来。

# 拜年的味道

● 熊聆邑

踏遍四季,终至岁末。拜年,犹如心灵驿站,人们在此驻足、交流,再踏新程。每提及拜年,心底便涌起一股难言的回味,那是香醇的人情味,是悠长的岁月香。

儿时,拜年是一件大事。新衣翩翩,鞋袜洁净,随着父母走进亲戚的家门,一声“新年好”,便打开了话匣子。那时的拜年,是孩子们的天堂,总是伴随着糖果、红包和新奇的玩具。然而,更令我怀念的,是那股拜年的味道。

它不同于食物的香气,而是一种混合了亲情、友情和乡情的复杂味道。每当走进不同的家门,那股味道便有所不同:有的是温馨的木炭香,有的是淡淡的茶香,有的是厨房里传来的菜香。但无论如何,那股味道总是令人心安、令人陶醉。

拜年时,大人们围坐一起,说着家长里短、生活琐碎。他们的笑声、谈话声,混合着新年的味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玩耍,偶尔插嘴问些天真烂漫的问题,引得大人们一阵欢笑。那时的我,虽然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但那种融洽、欢乐的气氛,却深深地印在了心底。

拜年,承载着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感,并且还会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时刻提醒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变得如何,只要心中有爱、不忘来时路,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而那股心底的味道,也会永远陪伴着我,温暖每一个冬日,指引我不断前行。

\*小小说看台

# 老慕

● 陈林先

老慕是在油城一家批发市场的邻居,其实他姓慕容,喊他老慕容有些拗口,人们就索性把他的姓砍了一个字。老慕说,在他们老家徐州,姓慕容的少,村里仅他一家。邻居们常和他开玩笑,说《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是他老祖宗,他们祖上是被乔峰打到徐州那个小村的。

老慕大我十几岁,我刚到油城时,他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在油城很有名的批发市场开了两间门头。我初到油城,在小商品城租了一节柜台,因为本钱少,于是认识了老慕,只为他的货可以赊欠,白天卖一天,还了欠账,再盼明天的货。

一双小眼睛,高高的颧骨,黧黑的皮肤,不足一米七的个头,常穿一件后背印着某某电器的广告衫,这就是老慕。平常眼睛小到几乎看不到眼珠的老慕,见了我们几个去进货的客户,眼睛瞪得溜圆,厚厚的嘴唇一下子变得顺滑无比。

抠门是老慕的最大特点,也是市场上各个商户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几个在小商品城经商的老乡,不单进他家的货,也进老郭家的。老郭

为了获得更多订单,常请我们几个吃饭,免不了说老慕的坏话。在老郭的嘴里,老慕很臭,同行们的红白大事几乎不参加,谁也别想让他从手里掉出一分钱来。老慕家的货全,价格也算公道,谁也不会为了一顿饭舍了供货商,可我们还是常和老慕叨叨,一顿饭也舍不得请。老慕听了,一脸尴尬,嘴上不住地说“下次请”,待我们下次再进货时,又不说这事了。

老慕终究还是请了我们几个,虽然是个小快餐店,但总归是请了。那天他喝得很多,话说得不少。老慕说,他从小命苦,十二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领着他兄妹五人艰苦度日,说衣不蔽体有点过,但补丁衣服常穿。他作为家中的长子,对家庭的付出可想而知。老慕结婚后,沾老婆亲戚的光,来油城做生意,十几年来,省吃俭用,帮着三个弟弟盖房娶亲,母亲生病住院,他一人负担费用。说到动情处,老慕几度哽咽。我问他,这样照顾家里,老婆不反对吗?老慕苦笑一声说,老婆是二婚,成亲时早就说好了照顾弟妹

成家这事。

我再也没有让老慕请过饭。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我开始在刘家批发市场做起了批发生意,巧的是,我的店和老慕的店斜对门。老慕仍旧那么抠门,上衣的后背上总是带着几个广告字,一家三口顿顿一个菜。我时常问他,人又不能过两辈子,这么节省至于吗?老慕总是笑笑说,钱得攒着办大事用。

但后来,有两件事却让市场上的人对老慕刮目相看。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老慕的捐款数和我们十几个党员一样;二零一七年,老慕的儿子读完博士留在北京工作,老慕一下子拿出一百八十万给儿子买房。

老慕是去年六月份走的,走得让人心酸。他老婆在北京带孙子,老慕独自守店。一向最早到店的老慕几天没来开门。他老婆打来电话,说老慕的电话打不通,问老慕不在店里。我这才感到问题有些严重,和几个邻居领着警察打开了老慕的家门。老慕仰躺在沙发上,身体早已僵硬,茶几上有一盆炖好的排骨,看样子没动几块。



破寒 孔祥秋 摄

# 励志性文艺评论的特别意义

——读《风自青萍之末起——马忠及其文学批评透视》有感

● 许庆胜

西方文艺批评大家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说过:“不同的知者在艺术品中发现的意义和作品的深度是不同的,但不管什么意义,总是在作品中发现的,而非他自己外在赋予作品的。”这话语的学术深度是显明的。由此看来作品意义的发现,除了作品本身之外,也与阅读者的审美经验、知识储备等因素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坛大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先生把批评家的类型分为五

类:学者专家式、作家经验式、编辑式、记者报导式、随想式。仔细打量这五类型,估计主要指的是发现作品意义深与浅的层次上的区分。读完赵定贵教授编著的《风自青萍之末起——马忠及其文学批评透视》,其厚重令我非常激动。

从《风自青萍之末起——马忠及其文学批评透视》的整体气韵观照,这60多篇文字皆因马忠文艺评论天赋的超逸令人大大

惊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李明泉先生写道:“大吃一惊”“不得不感佩与惊喜”,可以说这种吃惊与敬意是基本表露在《风自青萍之末起——马忠及其文学批评透视》内所有参与评价的评论家们的心魂之中。更可掂量出该编著的顺应时势及编著者的敏锐发现与选择突出智慧。这种文化伯乐精神是值得其他地域,甚至值得全国性的文化机构以及大学效仿与学习的,并可以此为契机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发现和选择拓展突出文化优秀人物的良好氛围。李明泉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言《向评论世界敞开思考和言说》中具体阐释道:“一般而言,文艺评论具有介绍作品、判断是非、寻找意义、表达思想、引导创作、提高审美的基本功能,尤其是对新人新作予以热情而真诚的评价,能充分而切实地发挥评论促进文学艺术创作繁荣发展的独特作用。”说句实在话,能进行文学创作,尤其是具体诗歌、散文、小说等等创作的作家、诗人比比皆是,业余作者更是多如牛毛。但创作的确是分层次的,有的仅仅是爱好,打发剩余的时光,就像饭后吃点点水果,吃也可,不吃也不饥饿,不辨方

\*诗笺

# 思念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

● 徐艳萍

你走了  
风儿流泪了  
我把所有的爱藏在了心底  
滴滴落泪 哭碎了月光的心

北方的天寒地冻南方的烟雨朦胧  
不同的城市  
共同演艺一段浪漫  
冰天雪地也有柔情似水  
生活是一把利刃的剑  
思念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  
过往的车辆 行走的人群  
匆忙中错过的太多太多

把一滴眼泪许给月光  
让它见证迟来的爱  
流星划过 许下的誓言  
那恍如隔世的宿愿何时才兑现



# 忆茅舍

● 苏文保

癸卯年腊月初四夜,梦回故乡,  
不见老家茅舍踪影,顿感悲戚,遂作此句,以缅怀父母。

秀竹绕舍绿,  
稻花傍溪香。  
油灯映书卷,  
又缝万家裳。

幽梦忽还乡,  
舍消草疯长。  
唯留儿时语,  
叩问老香樟。



民间艺人 许双福 摄